

那年夏夜

查晶芳

暗红的细竹条密密实实，连成平整宽大的床面；四根两尺来长的粗竹筒撑起床身；床面四周是两长两短四根竹子平铺，圆圆的筒身约有一半高过床面，形成浅浅的围栏。床面上泛着乌幽幽的亮光，像红木做的，躺上去，瞬间浑身沁凉。闭上眼，小时候奶奶家的凉床便出现在眼前。

日落后，奶奶就开始了乘凉的准备工作。先从压水井里打凉水，往院里呼啦啦一泼。嗤嗤嗤，霎时白烟袅袅，热气蒸腾。等地面泛起浅浅的湿意，不那么“炕人”了，奶奶再搬出凉床，用滚热的水把它上上下下擦个遍。奶奶说，竹子里常常有虫卵，如果不用开水把它烫死，时间长了便会生出小虫子，不仅人睡上面会浑身发痒，凉床也会被蛀空。

乘凉在我们洗完澡之后正式开始。奶奶总是最先给我洗澡。短裤，薄衫，光脚，奶奶把我往凉床一放，我立马四仰八叉地躺下，竹子的幽凉丝丝缕缕浸满全身。堂兄弟们上来后，我们仨就围坐成一圈，玩起拍手游戏。“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坐飞机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丢手绢……”拍着拍着，月亮就爬上了天空。小院里，树影匝地，若藻荇交横。吃西瓜啦！奶奶一声喊，我们像几尾月光海洋里的小鱼，越发欢蹦乱跳起来。那瓜是在井水里浸了的，刀一上去，咔嚓咔嚓直响，凉气嗖嗖往外蹿，眼睛都冰冰的。我们围着一个大空盆头抵头蹲成一圈，呜呜哇哇地开吃。三个小脑袋同时往前凑，不时会互相碰头，这会儿谁都顾不上计较了。吃完西瓜，一个个肚皮上都像扣了个小圆鼓。

奶奶坐在凉床边的小板凳上，手里拿着把包着蓝布边的大蒲扇，啪哒，啪哒，对着我们，慢悠悠地摇着。奶奶头上堆着座小小的雪山，月光下闪着温柔的银色。玩累了，我们就想躺下。一个凉床，三个人不好睡，可谁都不愿下来。奶奶就叫他们兄弟俩拳头剪刀布定输赢，给了我专睡凉床的特权。

仰面躺下，夜空浩瀚幽蓝，似巨幅的深色锦缎上缀满亮闪闪的碎钻石。看着看着，眼睛就像滴了荷尖清露，凉悠悠的。几岁的孩子口中总有十万个为什么，奶奶自然应答不了，她只会说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到后来，这故事我们都能背出来了，可哪是牛郎星哪是织女星还是傻傻分不清。不过，那一点不影响我们数星星的乐趣。奶奶叫我们在心里默数，不然会互相干扰。可几岁的孩子哪憋得住，三个人都亮着嗓子叫。结果，每次都只数到几十，就全乱了，然后咯咯叭叭笑成一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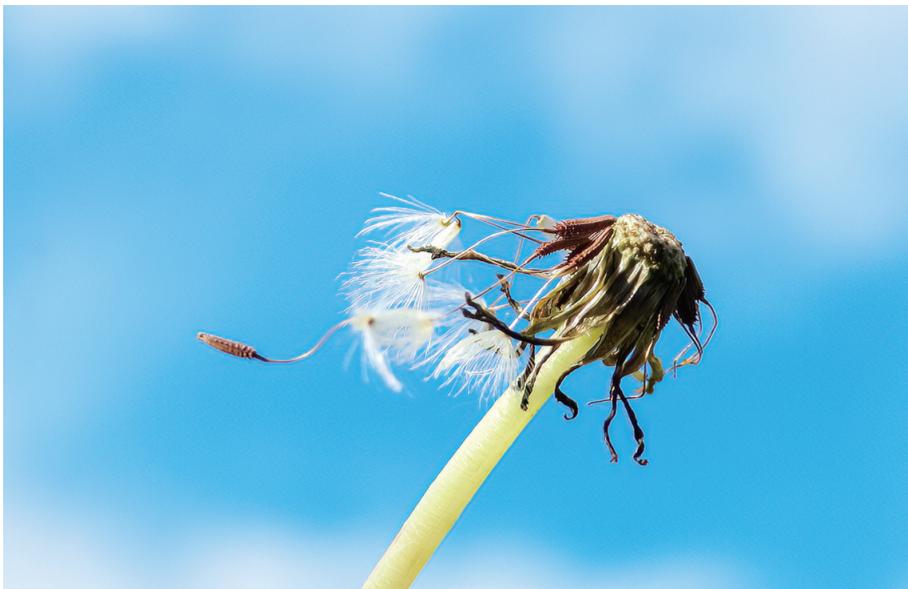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嬉笑声中，奶奶的大蒲扇一直在轻摇慢摆。月亮渐渐升高了，凉风也开始冒头了。先是一小缕，忽而又停了，像是探了探头，感觉不适应，立马就缩回去了。没过一小会，风的情绪终于酝酿饱满了，大片大片地就过来了，呼呼地穿心而过。瞬间，遍体生凉。奶奶的手终于停止了晃动。此际，院中大树枝柯摇动，沙沙作响。地面树影婆娑，摇曳起舞。唧唧的虫鸣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萤火虫一闪一闪，像提着灯笼的小精灵。草木的清气也愈发明晰，那香味，轻轻淡淡。品一品，又分明甜丝丝的。有狗吠声远远地传来。夜，越来越静了。

呼——呼——

两个堂兄弟已跌进了梦乡。奶奶蹑手蹑脚把他俩抱进了屋，凉床上只剩我一个人，我觉着身上好像有丝丝凉意了。不一会奶奶也到了凉床上，她脸对着我，侧躺着，一只手揽着我的头，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胳膊和腿，嘴里低低地哼唱着。我闭上眼，感觉有一块厚实的老棉布盖在身上，软乎，又温暖。渐渐的，眼皮越来越沉。再睁眼，天已大亮……

经年已过。奶奶去世快十年了，两个堂兄弟远在异地。后来的夏夜，我们都躲进了凉冰冰的空调房里。舒适不假，可相较那凉床上的夏夜时光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，也觉得少了些情致？

真想念那星光和夜露。



临行 孙世华 摄

小家婆

汪光辉

小家婆是当地的叫法，也就是外公弟弟的媳妇。我自己的外公外婆，在我还没有出世时就走了，所以小家婆就成了我脑海里满满的记忆。

小家婆特别勤劳，那时小家公在生产队里当队长，顺带承包了队里的犁田活，家里养了头大水牛，记忆中割牛草的活都包在小家婆身上。她有一副好身板，每次见她驮着满篮子牛草往回走的时候，双手总是拗在右边的肩膀上，死死抓住篮口，夕阳的映照下，那影子拉得又斜又长。她吃力地往回走，眼睛远远盯着牛栏门的方向，仿佛在说：快到了，快到了……

记忆中的小家婆，不管多累多忙，见到我总会放下手中的活，蹲下来给我整理一下衣服，一双粗糙的大手，在自己的衣服上搓了又搓，接着就来给我擦脸、擤鼻涕，接着就是惯用的一句话：“晓尔，你可吃饱了？”从小就调皮的我，见到如此慈祥的老人，一下竟也变得听话起来！

贫穷的岁月里，小家婆的手特别麻利、特别巧，做的东西也特别丰盛好吃，每次去她家，还没进门呢，她已飞速打开仓门，捧出自制的冬米糖塞到我手里。而灶台上是满大锅蒸出了糖汁的红薯，满大锅稠稠的白米粥，整大碗脆生生的腌洋生姜，煎得红红的豆腐。过年生产队里分的塘鱼，高高地挂在墙壁上。腌猪耳朵、腌腊肉等荤菜，也总是留到我去的时候才下锅。以至比我大几岁的小母舅，每次见我来了就眉开眼笑，不知是因为我的到来而开心，还是因为改善了伙食而开心！一向不苟言笑的小家公，也舒展开了眉头，比平时随意了好多！

有一次，我和小母舅因为冬米糖分得不平均而在屋外扭打在了一起，小母舅比我大七八岁，无论是在体力上，还是在长辈的情分上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也不知道那次是我真的过分了，还是他平时看着自己的母亲把好吃的东西都偏向我，对我早已有了意见，那次小母舅一双手紧紧锁着我的领口，瞪着眼睛，咬着牙齿，一副决不妥协的架势的确给我吓坏了。这时小家婆拎着擀面杖来了，她只是远远朝小母舅指了

指，小母舅顿时松开了手。小家婆劝慰了我一会，转身骂起了小母舅，只见小母舅鼓着嘴，嘀嘀咕咕不停，却不敢说出来。很快，小母舅被小家婆弄回了家！看着他们回去的背影，我忽然心生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带小家婆淘气。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术，等小母舅再次出来的时候，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变得特别礼貌，特别安静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也都处处礼让着我。

每次得知我们要来，小家婆总是来到村子路口迎接我们，一番好吃好喝招待，回来时，再把我们送到比村头更远的道口，口里声声念着：“走路边上哦，不要戏水哦，不要带爸爸淘气，哪天再来噢！”她的手不停地挥动在空中，直到看不见了为止。

我渐渐长大了，小家婆还是一如既往护着我，有时见到村里的邻居看着我们怪笑时，小家婆就笑着念起了那耳熟能详的顺口溜：“家婆疼外甥，就像放风筝，风筝断了线，日后不见面！”念着念着，我看到了小家婆一副怅然若失的神情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就暗暗下决心，一定不能做那样的人！

多少年后，我参加了工作，由于时间不自由，一年和小家婆见不上几次面。我总是提醒自己，不能做断了线的风筝！

小家婆喜欢抽烟，每次见到她，就给她买上一包烟，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笑，只送一包烟，可那时一包烟三块多，我一个月工资也只有二十四块五毛！小家婆总是和我推让半天，扯到后来，双方的眼里都是湿湿的。

小家婆到了晚年，我的状况也渐渐好起来，当再次送她些什么，她也就安心地接过，嘴里略有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昂嘞，越吃越有噢，富贵长久噢……”记忆中，她的语气依然坚定；记忆中，当时老人的眼神是望着远方，而不是我！看着小家婆日渐沧桑的模样，我只能使劲点着头，僵着舌头，久久说不上半句话来。

如今，小家婆去了遥远的地方已好多年了，就此写上一篇小文，让记忆去追随她老人，祝福她老人在另外的世界里一切安好！